

詩經集解卷四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小雅上

大小雅之說諸家小有不同孔疏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歌由政而興體亦因之而異述大政為

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既不同太師審其所述分而別之蘇氏轍則謂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

雅言道德之存亡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羣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驚蕩

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也朱子集傳謂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

陳戒之辭也故或懼欣和樂以盡澤下之情或恭儉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

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有不可考者矣合數說觀之大小雅之

食野之萃

以下鹿鳴之什

萃毛傳訓游鄭箋以為蘋蕭正義云箋以萍是水草非鹿所食故易傳朱子

集傳亦主箋說嚴氏詩緝謂爾雅釋草萃有二種一云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萍也詳見采蘋一云萃蘋蕭

此陸生之萃即鹿所食是也毛詩細義據說文萃字下云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从艸平聲萍下云萃也从

艸濟聲萍萍互訓一依毛傳謂凡萍非但江湖始有雖潢汗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萃既野水有萃水落草

枯雜于眾草鹿亦自應食之吉日詩漆沮之徒傳云漆沮之水鹿鹿所生鹿固逐水草者矣此說曲體毛傳

義亦可通惟孔氏申箋引草木疏云萃葉青白色莖似筍而輒肥集傳則曰青葉白莖止倒易兩字而物色

迥殊未詳其孰正也

王事靡盬王事靡盬句風雅數見鹽字之義毛傳以不攻致不堅固釋之孔氏正義謂鹽蠱字異義同引昭

元年左傳證蠱是蟲之害器敗殺者故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此說別無的據恐係想當然之辭呂東萊讀

詩記引董道云說文襄海為鹽鹽池為鹽鹽苦而易敗故傳訓為不堅固諸家多主此義然以今說文攷之

鹽字云鹹也古者夙沙初作煮鹽鹽字云河東鹽池褒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一十六里初無煮池為鹽

之說且池鹽以風結成不用煮董訓尤杜撰不經惟王尚書經義述聞訓鹽為息王事靡盬謂王事靡有

止息也引周官鹽人共其苦鹽與婦功辨其苦良杜子春鄭司農均讀苦為鹽呂氏春秋從帥苦而欲學之

功高誘注亦讀苦如鹽會之鹽以證古字鹽與苦通又引爾雅棲憇休苦息也以證苦有息訓說似較舊解

爲長蓋以息義通之鴉羽篇因王事靡有止息故不能茲稷黍四牡因王事靡有止息故不遑啓處不遑將父母杖杜因王事靡有止息故繼嗣我日各章文義皆可煩言而解矣

暉

暉駟馬 毛傳暉暉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也白馬黑鬣曰駟後儒皆從此訓惟說文口部疒部皆引此詩而字義各異口部暉字云喘息也从口單聲詩曰暉駟馬疒部瘵字云馬病也从疒多聲亦引詩曰瘵駟馬蓋說文于詩兼採三家暉之訓从毛詩也瘵瘵之字當是三家詩文瘵玉篇音吐安切云方極也引詩瘵駟馬與說文瘵字注同又曰字亦作瘵廣韻瘵詁何切又叨丹切瘵皆一聲之轉也字又作瘵漢書西域傳王師驪驪說者以爲即常武篇王旅瘵瘵之異文故師古注引詩作驪驪駟馬說文手部禱字云

若行遲驪驪然則驪驪本訓行遲顏注驪訓喘息與驪同疑亦本三家詩是瘵瘵驪三字音義皆通也

翻 翻者離 翻飛貌離毛傳云夫不也鄭箋夫不鳥之聲謹者翻爾雅作佳云佳其鴉鴉郭注今鴉鴉即鴉字讀詩記作鴉鴉文誤也說文離字云祝鳩也从鳥佳聲又有卑字注云離或从卑一曰鴉字毛詩紉義謂廣韻于平聲佳字引說文云鳥之短尾者總名離字注云鳥名于上聲離字引說文云祝鳩也卑字云鴉鳥也是卑與祝鳩判然二物玉篇乃混而同之謂卑即祝鳩不知說文離或从卑句原有錯誤蓋既云从卑則字當作轉今乃作卑不得云从卑也玉篇離字云從卑作鴉又音思尹切徐鼎臣等不加辨正而離與卑遂以不分矣案采芑篇歐彼飛卑正義引說文曰卑鴉鳥也爾雅鷹卑醜邪疏引說文亦同然則說文原本卑下自有鴉鳥也三字卑訓鴉鳥而離訓祝鳩與爾雅注合是說文初不誤校說文者依玉篇而刪改之誤耳紉義說是也

皇皇者華二句 皇皇猶煌煌皇皇者華小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耀也朱子辨說謂序得詩意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案毛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釋子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蘇氏轍亦云煌煌之華生于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惟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之憂不忘咨詢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據此敷說則小序之意亦謂使臣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耳其非誤以皇皇者華爲國家之光華也

每懷靡及 毛傳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

每懷靡及 毛傳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

據毛傳無每雖二字又據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語因破毛傳和字爲私云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于事將無所及孔疏並載兩說而不辨其孰是稽古編謂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每懷章昭注引後鄭云和當作私則是魯語原文作和其作私者亦卽鄭說耳惟晉語義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未章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解王肅卽用以述毛于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旣破和爲私又強解中和爲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解也案此就鄭王兩家而言懷私之說誠非毛義然雖和靡及中間須增字乃成文理不若集傳以懷爲思于義較直捷而簡明矣

常棣二字

小雅常棣與論語唐棣不同常棣爾雅云棣也郭璞注子如櫻桃可食說文謂之白棣樹又有赤

棣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天水隴西多有之齊民要術謂北人呼爲相

思子者是也唐棣則爾雅所謂移也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呵夫移陳藏器謂夫移無風葉動花而後合故

詩云偏其反而二木形狀迥然相異藝文類聚乃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墜不煒煒誤以唐棣爲常棣邱光

庭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云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掌禹錫嘉祐本草于郁李條下引陸璣常棣

疏而妄益之曰一名莫李合與棣爲一木李氏綱目遂謂鬱李車下李常棣爲郁李之別名則合三木爲一

其誤愈甚矣揆厥所由皆誤于俗間讀常爲棠如漢書杜鄴傳引棠棣師古注亦然李善注謝宣遠詩及曹

子建親親表兩引詩皆作棠棣棠唐音同以致解二木者謬也而不清耳孫奕示兒編辨此最明

鄂不韡韡集傳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案鄂說文作鄂承華者也不鄭箋謂當作柎柎

鄂足也字又作跗詩疏云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以得韡韡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宋程正

叔呂伯恭皆主此訓以其于兄弟之義爲切也東晉詩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白華爲華在陵之隙白華元足

在陵之曲或謂曰萼曰跗曰足均足與此詩相證然則不字當徒箋作柎或从鄭夾溱讀跌方合本旨若近

世謂通骨切則音與義兩失之矣又毛傳鄂猶鄂然言外發也集傳之訓蓋本于此但毛以鄂鄂連文釋

經鄂字朱子則以上鄂字爲句而以鄂然二字釋之亦與毛氏小異

脊令在原脊令爾雅作鷓鴣毛傳云鷓鴣也渠說文作鷓云鷓鴣雁石鳥一曰精列陸璣詩疏謂大如鸛雀

長脚長尾尖喙脊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志以爲卽俗所謂雪姑其

脊令在原脊令爾雅作鷓鴣毛傳云鷓鴣也渠說文作鷓云鷓鴣雁石鳥一曰精列陸璣詩疏謂大如鸛雀

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者是也漢書東方朔云啣若鸚鵡飛且鳴矣語本此詩蓋脊令之爲鳥喜飛鳴作聲行則首尾動搖有急難之意故詩以興兄弟之急難此鳥又好巢于沙上東齊人謂之沙稽留稽留亦脊令之輔聲也若上林賦注云庸渠似鳧灰色而鷓足吳都賦注作鸚鵡郝氏爾雅義疏謂別一物非此詩之雛渠也

蒸也無戎

蒸毛傳訓填戎訓相朱子集傳以蒸爲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狠于內然有外侮則

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助字之義猶毛所謂相也戎叶而主反吳才老韻補則以上文務字

讀蒙與戎爲叶考戎字在句末者詩凡四兄旄邱三章與東同韻出車五章與蟲忡韻此章則與務韻常

武首章則與父韻韻元熊氏朋來五經說謂此章外禦其務當從左傳作侮蒸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

當音汝崧高戎有良翰即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也可見古者汝戎同音據此則集傳之叶

而主反蓋亦以務作蒙者于義爲未安也但朋友之誼患難亦當相恤直言不助似乎愆然無情御

纂詩義折中訓蒸爲衆訓戎爲事言當外侮之來每有良朋不過周旋解釋勸其無事而已不能出身爲禦

也則是不令之兄弟猶勝于相好之他人也夫曰周旋解釋勸其無事朋友之誼亦盡而終不能爲禦侮乃

益見其不如兄弟也

飲酒之飶 飲酒之飶毛傳云飶私也與爾雅訓同箋疏申之以爲飶禮在路寢內不在公朝故爲私說文飶

字作僕云燕食也引此詩稽古編謂飶立而燕坐二禮本異許以飶爲燕殆因詩本燕兄弟而說飶故通名

之歟今作厭飶解則始于蘇氏然厭飶字本作餽餽飽也乙庶切从勺聲俗因飶義與燕連而燕厭音

又相似遂謂燕飶爲厭飶左傳厭餽杜注解飶爲饜唐韻亦云飶飽也厭也後儒相承竟以飶伐餽于是飶

亡其義餽並亡其字案餽古與醢通文選魏都賦情醢醢李善注引韓詩作醢說文醢字下云私宴飲

也亦與毛傳訓合顧氏玉篇故以食多訓飶以私訓醢顧之意似以作醢者爲正矣然說文于飶字乃引此

詩究當从作飶者爲是

神之聽之二句 伐木詩神聽二句毛公無傳釋子云神之聽之謂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于神明也和謂相

好平謂不變蘇氏轍曰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佑之以和平王氏質曰神且來

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唐順之曰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于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

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于平也數說不同而神字皆作鬼神解于下句語氣終覺不順御纂詩義

折中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言果能虚心求友敬其人如神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

而順受彼此之心皆歸于和且日聞善言日生嚴憚則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即于謙卑德日進

于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也此從兩之字體釋而出而終和且平句文義乃暢然矣

伐木許許 伐木許許毛傳以為柿貌謂此章以伐木之有柿喻人君之有朋友故舊也朱子集傳許許衆人

共力之聲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勳力之歌也與毛說不同案許說文引作所古許與

所通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尙餘有幾所師古注云幾所猶幾許也柿說文云削木札樸也从木市聲陳

楚謂檣為柿史記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柿腑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

之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出于樹也漢書楚元王傳臣幸托肺腑字一作柿附注亦以斫木之札釋之是許

許為柿貌非毛一人臆說苦邪許之云雖出于淮南然小毛公亦漢人且彼為泛言毛實經師故訓似不必

舍此而取彼也 無酒酤我 酤毛傳云一宿酒也鄭箋則訓酤為買正義申之曰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若既有一宿

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此蓋以箋說為長也毛詩納義據說文酤下云一宿酒也一曰買酒謂酤字本有二訓

又說文酤字下云酤一宿熟酒也釋名云酤禮也酤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漢書楚元王傳王每置酒為

御纂詩義

引此詩單作豈故毛訓為信鄭本乃作單故箋訓為盡集傳謂原君者無不盡蓋用鄭氏說也除毛傳云開

也鄭箋謂開出以予此以除為開除之除也釋文音詒慮反程子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朱傳除除舊而生

詩

鹿鳴什

卷之五

詩

鹿鳴什

卷之五

詩

鹿鳴什

卷之五

詩

鹿鳴什

卷之五

詩

鹿鳴什

卷之五

詩

鹿鳴什

卷之五

詩

鹿鳴什

卷之五

詩

叶以此讖集傳之疏未免苛論

吉蠲為饗 吉蠲為饗集傳以吉為諷曰擇士之善蠲為齋戒滌灌之潔意本毛氏義為詳備蓋古之祭者必

先擇與祭之士然後卜曰卜吉然後有祭期而七日齋三日戒與凡祭器之洗滌宗廟之掃除無所不致其

嚴潔焉故曰吉曰蠲也蠲釋文音圭呂覽臨飲食必蠲潔高誘注謂蠲讀如圭周禮蜡氏注蠲亦作圭緣三

家詩皆作吉圭惟饗故有此音而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臺卿注訓圭為潔是圭之與蠲古不特音同義

亦無二訓也饗說文云酒食也从食喜聲說者謂酒食可喜之物故其字从喜字亦作糧商頌大糧是承傳

曰糧黍稷也周禮饗人大鄭注云饗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注則曰謂炊黍稷曰饗皆各依文為訓其實

由黍稷而炊之為酒為食其事相貫饗本酒食之稱因之名炊曰饗黍稷亦曰饗引伸之義也

歲亦陽止 歲亦陽止毛傳云歷陽月也鄭箋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為陽月正義釋傳謂

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蓋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

云歷陽月毛詩細義駁之曰毛果以陽為十月直曰陽月可矣何以言歷且已經歷有陽之月而至于十月則

是無陽矣何能解名為陽月夫十月純坤無陽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傳蓋言歷至生陽之日為十一月耳案

正義申傳誠與毛公意遠然董仲舒兩書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

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是十月之為陽月漢儒皆如此訓鄭箋云云殆本董說實較毛傳為長故朱子

集傳因之 我行不來 我行不來毛傳來至也鄭箋來猶反也武進臧氏據爾雅釋文作不來說文引詩亦作不來謂是

詩本作不來故釋訓以不來釋不來也今毛詩作來爾雅作俟皆失其舊陳氏左海經辨謂爾雅釋詩之字

多與毛異與三家詩合未可專執毛以繩之毛詩古文多假借韓詩多以訓詁之字代經如陳風誰謂予美

美韓作媿周頌無此疆爾界文選注引韓詩界作介此則毛今而韓古釋言通述也不透即邶風之報我不

述此亦爾雅古而毛詩今然則采薇之我行不來毛詩用本字也我行不來三家詩借字也爾雅據三家以

不來釋不來聲近為訓說文來部稱詩曰不來不來即爾雅之文其重文俟云俟或从彳今省作俟然俟訓

大義與至反訓違爾雅俟之失舊是也謂毛詩由後人改俟為來蓋不然也此辨甚核是正臧氏之誤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詩字中凡三見此篇及生民篇牛羊肥字之毛皆訓避四月篇百卉具肥毛訓病鄭

于彼兩詩皆從傳獨此詩謂當作珽孔疏申之以爲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駢亦當駢戎車不得有避
患義故易之朱子傳因以莩字爲正解而兼存程子如足之肥足動則隨而動之說董氏連呂氏祖謙嚴
氏案諸家大旨皆同程訓三解不同案駢字亦作駢班孟堅幽通賦安滔滔而不駢曹大家注亦訓駢爲避
與毛傳合則避義當係古訓其所謂避患者蓋以車之爲用戰則以資衝突行則以載衣糧止則以爲營衛
固君子之所憑依亦小人所恃以禦寇却非規避異避之謂也是箋雖破字而詭爲依蔭與避字仍可互爲
補備不得有避患云云此自孔氏之誤傳意不如是也至隨動之解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說載大
全可不必據之以立幟矣

象弭魚服

毛傳象弭弓反未所以解紛也鄭箋云弭弓反未警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紛宜骨也李

氏補平據釋文弭弓反未警也謂如釋文則傳有警字箋言弓反未警者即據傳文成句以傳解紛不言何
物之紛故申之曰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紛宜骨也明此紛爲轡上之紛也案毛鄭說皆樸澀沉晦不

若朱傳以象骨飾弓弭爲象弭一言言簡而意該矣給釋文云本亦作紛說文云弭弓無緣可以解紛者
或謂當從紛爲是然紛與鬻通具有結義解紛即解結似不必援許陸而改毛也魯獸名集傳云東海有之

其背上皮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韉矢服此即徐堅初學記所載毛之起伏常千里應潮者也

彼旃旒斯 彼旃旒斯集傳引曲禮及揚氏說以爲旃即朱鳥旌即元武以下章之旂爲即青龍稽古編謂曲

禮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軍陣之法非旗幟之名也與周禮司常各一事其前後左右又與
大司馬文義不相應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百官載旛郊野載旐以曲禮之左右前後合之則交

龍爲旂即左青龍矣載之者國君也君若主兵則當居中若從王出征則從者未必一國亦應分列左右不
應專爲左翼也熊虎爲旗即右白虎矣軍吏實載之軍吏是諸軍帥所將乃鄉遂之正卒偏爲右翼于義何

取且鳥舉之旗爲在前之朱鳥而百官者乃鄉大夫以其屬衛王何以當前驅龜蛇之旒爲在後之元武而
郊野者乃州長以下所將義平何以當後勤此皆難爲之說矣案此右鄭箋戰法之訓故據周禮以相難其

實鳥舉曰旗龜蛇曰旒交龍曰旂毛傳具有明文稽古編謂其始于崔寔恩亦覺失考

王命南仲 王毛鄭皆謂殷王蘇氏嶺乃以王爲文王而以下文紂爲天子朱子初說亦從傳箋謂王爲商王

命爲商王之命後始改爲今說考文王爲西伯時有伐犬戎事然不應稱王及成康則皆無伐玁狁西戎之

舉至宣王時雖有薄伐嚴流變荆來威之詩而所命之將則方叔而非南仲似王字宜從晉解為妥也南仲之名他無所見惟竹書紀年載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與此詩合而毛傳以為文王之屬又與相戾維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凶爭權而國分南仲即其後泌語本逸周書其以為禹後者殆因夏本紀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故也至泌子萃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為赤龍孫仲為紂將若然則南仲乃殷後非夏後矣此恐然稽之談

城彼朔方 毛傳于上文往城于方云方朔方近靈州之國此句云朔方北方不確指為何地孔疏申傳亦以朔方為北方之大名朱子集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蓋因宋靈夏在漢為朔方郡故也或疑靈夏為今甘肅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皆淪于夷狄南仲雖長將豈能于一年中窮兵至北垂連平二寇乎况漢之朔方或借詩語以名其郡未可據以為殷之朔方也毛詩納義又引左傳肅慎燕毫吾北土也之文謂武王克商未下車即封黃帝之後子契即燕也明商末雲中九原為中國地南仲之城未為深入也案水經河水又東逕朔方城故城東北酈注以詩城彼朔方為證是酈氏之意亦謂漢朔方即此詩朔方集傳之說不為無見也

以下白華之什 鱣亦魚名毛傳乃爾雅孫注說文注俱以為即鮎魚惟郭景純分而為二云鱣今鱣額白魚鮎別名鱣魚廣雅釋文引之且云目鮎毛解與世不協恐古今名異意蓋以郭為是矣而埤雅既引郭注又混二注為一強郭以從孫而不辨其是非詩詁及韻會皆勸漢陸說且言鮎腹平着地宜得鱣名亦非郭氏本意蓋郭言鱣額不言鱣腹也李時珍本草綱目列鮎魚有鱣魚鮎魚鮎魚諸名而注之曰占曰鱣北人曰鱣南人曰鮎是鱣之為鮎當始毛傳及諸家說也白魚一名鮎見廣雅又名鱣見玉篇而石鼓文又今日曰鮎又鮎之鮎說者以為即鮎之異文是鱣之為名甚多正未易定其孰是也郭注鱣額字或謂涉正文而誤當作假以六書引作假證之鱣額之鱣說也

笙詩六篇總論 南陔白華華黍中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接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為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王氏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亦有聲無辭至朱子集傳謂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其說尤著矣乃呂東萊詩記嚴華谷詩緝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為非有無之無也案黃氏云古者亡即無

字亡其辭之說出子毛公毛漢人漢世以亡爲無如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詩記之辨指國語叔孫穆子聰
晉伶蕭歌鹿鳴之三謂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合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以亡爲亡
失之亡不知國語言以辭鹿鳴三詩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
詩緝之辯謂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辭故惟有序所言之義存不知古之
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俱存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詞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長
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然則紛紛補亡之作夫亦可以不必矣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毛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鄭箋孔疏亦止云南方水中有善魚皆不以嘉魚爲魚名
自陸農師埤雅以丙穴魚釋詩而朱子集傳因之黃東發謂詩嘉魚非指丙穴之魚丙穴魚飲泉乳而美未
必元名嘉魚因詩傳引以釋詩後世遂目其魚爲嘉魚耳案黃氏謂嘉魚不指丙穴之魚其說良是謂因集
傳得名則非也嘉魚出于丙穴此左太冲蜀都賦之文可見魚之名嘉由來已久豈因集傳而得者乎或兩
漢之際好事者取詩語以文之而丙穴乃蒙此美稱故毛鄭釋詩均不引以爲證歟又集傳鯉質鱗肌肉
甚美八字全據埤雅坊本鱗字多作鱗而以肌字屬上爲句朱氏公遷何氏英皆斥其誤以詩記所引陸氏
原文證之鱗字洵傳寫之訛也

南山有臺 臺毛傳以爲夫須與爾雅同郭璞注謂可以爲禦雨笠草木疏云臺莎草也以其可爲簞笠故都
人士稱臺笠字或从艸作臺見陸氏釋文玉篇及唐韻又有臺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皆載之而臺臺蓋迷
一字而分爲三矣又爾雅云蒲侯莎其實緹夏小正緹縞莎隨也與夫須蓋一艸爾雅翼以爲其根即藥中
香附子又名雀頭香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即此物也本草綱目莎葉如老韭五六月抽莖三稜中
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此近時要藥也案綱
目所言形狀以今香附驗之絲毫差不差而陶氏不之識豈古今藥物亦有興廢之不同歟

北山有萊 萊毛傳云草也不詳何狀陸璣草木疏謂其葉可食兖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藥傳云葉香可
食蓋本陸疏說也稽古編萊一名藜本草綱目云即灰翟之紅心者莖葉稍大河朔人名落藜南人名腦脂
菜一曰鶴頂草嫩時可食老則莖可爲杖原憲藜杖廬門謂此物也案說文艸部萊字云蔓華也从艸來聲
不引此詩爾雅則以蔓華釋釐字注第云一名蒙華亦不引此詩其實皆一草也蓋古萊與藜同聲故此詩

與基期爲韻釐者藝之異文而豪華又卽蔓華之聲轉耳惟義疏云譙浦人謂雞蘇爲萊三倉以萊黃爲萊斯則同名異物非此北山有萊之萊也

南山有枸 枸毛傳云枳也孔疏引宋玉風賦枳枸來巢以證之蓋本陸璣疏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甘美如飴故飛鳥慕而巢之之說此定論也嚴氏詩緝乃因宋賦枸字作句李善注音溝言樹多勾屈謂枳乃橘踰淮北爲枳之枳孔疏所云非是或又據史記唐蒙使南越食蒙蜀枸醬漢書音義謂其本似穀其葉似桑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及索隱引劉德說枸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可作醬云云以此枸當是枸醬今就諸說考之枸與句古字本通文選注不引毛傳及陸疏而妄以枳橘之枳當之又訓句爲枸屈之句此自李氏之誤且孔李皆唐人而孔先于李不應據李而詆孔爲非至枸醬之枸字本作枸小顏云綠木而生非樹也味辛似薑不酢履志與蜀都賦注大概相同其不可以爲南山詩之枸尤明甚說文積云積楸也从禾从又句聲玉篇積云曲枝果今作枳楸云木屈枝也果名也今作椶二書字雖與毛殊而所言形狀與陸疏皆合是枸之爲木豈可確然無疑也

燕笑語兮二句 燕笑語兮鄭箋云與之燕而笑語也孔疏申之以燕爲燕飲集傳從之譽謂善聲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蘇氏敬亦謂譽如韓姑燕譽之譽案譽訓爲樂則譽處止一意其義爲狹而韓姑燕譽亦是言心安樂之而稱羨不已未可引以爲證准朱氏善以心之輪寫爲鬱結之散于中燕且笑語爲和樂之見于外譽則善聞之著于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兼內外人已言之與集傳前說同而於是以之神亦未賜 御纂詩義折中譽名也處安也言燕語嘉獎則諸侯之聲名益著是以有譽燕語欸洽則諸侯之祿位益安是以有處也必如此解是以字乃不爲虛設矣

爲龍爲光 龍毛傳訓龍光鄭箋訓耀爲龍爲光集傳云喜其德之辭也唐氏汝諤亦以爲龍謂增龍之意爲光輝耀之意案龍字古與龍通春秋昭十二年左傳公賦蓼蕭華定不知又不答賦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懷龍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龍直作龍焦氏易林蓼蕭湛露君子龍光用此詩爲辭而龍亦作龍商頌長發肅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龍龍榮名之貌是書傳皆讀龍爲龍也又周易師之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子雍本龍字作龍而訓爲龍可見龍之與龍非特義同字直是通故毛氏龍字之訓諸家皆不易也

和鸞離

和鸞皆鈴名毛傳在賦曰和在鑣曰鸞與鄭氏夏官大馭注及經解玉藻注所云鸞在衡和在賦

者不同孔氏正義以經無正文疑而未定於是說詩家紛紛聚訟案史記禮書索隱引續漢書與服志云鸞

雀集衡廣韻鸞字注引古今注云王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謂之鸞或謂朱鳥鸞也鸞口銜鈴故

謂之鸞玉輅有鸞在于衡上則天子乘車鸞在衡矣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从

金从鸞省此人君蓋指諸侯烈祖篇八鸞鑿鑿亦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又云諸侯來助祭者乘筭設金

飾錯銜之車駕四牡其鸞鑿鑿然聲和是鸞在鑣者諸侯之制也鄭駟鐵箋置鸞于鑣異于乘車一語本極

分明因此箋誤以為說天子之車飾故孔氏亦不能決而謂鄭作兩解若依集解作諸侯車馬之飾言則羣

疑釋然矣

在宗載考 在宗載考毛傳云夜飲必于宗室宗室二字鄭箋孔疏皆無發明朱子集傳以宗為路寢之屬或

疑路寢是王之燕朝與小寢恐于宗字無涉據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謂即毛公自注此在宗乃天子

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中寢室爾維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寢廟俱可言室然燕則是

寢而非廟覺詩既燕于宗與此在宗義同但彼為賓尸在門外之西室此為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要之

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或以宗室即宗子之家謂上傳言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

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此傳言必于宗室皆據經字為說是毛之意以天子燕同姓諸侯夜飲在宗子之家

案昏義敘于宗室注云宗子之家也後一說蓋本此然禮注所云宗子之家設者亦以為指廟言若謂家為

私家恐天子燕同姓諸侯無緣夜飲于私家之理當以在宗廟寢室者為長考成也謂成其禮也

形弓弣兮二句 以下形弓之什 弣弛貌形弓也傳云朱弓也釋文作赤弓孔疏形亦故言朱弓又云包

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也又云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勢者此傳言以講德習射其

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毛詩細義以此詩形弓疑即明堂位之大弓左傳所云封父之繁弱是也然此等器物

經無的據似不必強為之說受言藏之毛傳鄭箋及王肅皆指諸侯言謂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于家王氏

安石則以為王受弓人所獻而藏以待賜呂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均從之稽古編謂非詩旨今以文義衡

之作諸侯受賜天子于下文語氣不貫作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以與人則不獨我有嘉賓句可直接

而中心脫之禮意之隆亦益可見此等訓解不容不推宋賢為優矣

一朝右之 右左傳訓勅正義以勅為勅有功引成二年左傳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勅有功釋之卒章
一朝勅之傳云書報也正義以為報有功引左傳以覺報安釋之是勅報字皆不指燕欲言也李氏漸平謂
古者左右之右本作又禮王制王三又聘禮佈幣注皆作宥訓公食大夫禮束帛以佈注云佈猶勅也左傳
執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云王觀羣臣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燕則命以幣物宥宥
助也所以助勅敬之意此詩之右即宥也毛以上章言饗此章言宥故訓右為勅小雅鹿鳴序下箋云飲之
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佈幣也鄭以酬幣屬饗禮以佈幣屬食禮然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二十
八年晉文獻功于王皆言王饗醴命宥是饗亦有佈幣非專食禮爾雅酬酢佈俱訓為報報亦與勂同是毛
意專主飲酒言矣此說駁疏援據鑿足補諸儒之所未備

著菁者莪在彼中阿 菁菁盛貌莪毛傳云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言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
莪菁菁然孔疏引爾雅舍人注云莪一名蘿莪蘿以聲近為名也郭注今莪蒿也亦曰蘆蒿陸璣疏莪蒿也
一名蘿蒿毛詩紉義以郭陸二說為非意以毛傳莪字為句蘿亦為句而蒿也二字又另為一句蘿所以釋
莪蒿又所以釋蘿別三名也案說文蘿下云莪也莪下云蘿也蒿屬莪蘿互訓與舍人說同紉義所言誠為
有據然莪蘿俱是蒿之別名則謂之蒿莪或謂蘿蒿亦未為失是惟陸疏謂蘿蒿生澤漸洳之處葉似邪蒿
而細云云與中陵中阿頗覺不協然李時珍本草綱目云莪蒿叢生俗謂之抱娘蒿此草生澤洳亦生高岡
至春早茂故小雅以為長育人材之興則莪蒿固水陸皆有者歟

錫我百朋 集傳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說本鄭箋錫我百朋者謂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案孔疏引漢書
食貨志以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貝朋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三貝為一朋而成貝者不為朋鄭
因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以為朋也此說與崔氏懷雙貝曰朋義合然淮南道
應篇大貝百朋高誘注云五貝為朋廣韻朋字注亦云五貝曰朋是鄭箋之意當同集傳孔殆因食貨志而
曲為之解耳此句之旨諸家或以為喻得祿之多或以為樂其成吾材而又能用我語雖不同而朋字皆指
貨貝說 御纂詩義折中云君子善教選造之士進而在位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見而喜之以為
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是朋當即朋友之朋當時天子友匹夫故以臣為朋加朋友攸攝是也

載沈載浮 載沈載浮毛傳楊木為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紉義謂上句當有誤字玩鄭箋舟者沈物亦載浮

物亦載及正義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于水上云云則毛傳本文當是載沈亦
浮蓋汎汎是舟浮之貌若云亦沈則舟與俱沈矣尙何汎汎之有亦沈沈字誤無疑也惟孔謂經中載字多
訓爲則而其述經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既言則復言載于經中載字仍爲未釋何如直作載物之載
爲安乎朱子集傳用孔氏則字之義以舟之則沈則浮比未見君子而心無所定稽古編駮之謂未見而思
見繫念最篤何云無定况經文初無未見君子之語也又曰舟之浮者常也沈則不復浮矣如以爲無定是
浮而又沈沈而又浮也舟之在水有是理乎此駁亦未免深文然載字不當訓則則當如後儒說也

整居焦穫二句

焦穫鎬方皆地名毛傳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而不詳所在正義以釋地所言周有焦穫當

之引郭注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朱子集傳從之謂即耀州三原縣也案池陽去長安僅六七十里西周
王畿方八百里何得肘腋之下便與獫狁爲鄰且傳言周地不言藪澤與爾雅所載當係地名之偶同耳鎬
方毛俱無訓出車章傳云方朔方漢朔方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去長安千餘里鎬劉向亦云去長安千
里非鎬京之鎬由此觀之焦穫又當在鎬方之外皆周初燕地以對獫狁而言故毛氏謂爲周地夫由焦穫
而鎬方由鎬方而至涇水之陽經文次第瞭然則焦穫之非瓠中決矣

至于太原 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朱子集傳謂在太原府陽曲縣王氏應麟駁之曰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
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

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于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涼州郡縣志涼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
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
之東距周京于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
之備必不料之于晉國也此說于情事爲近然原州唐置在漢爲高平謂太原即平涼恐尙未確毛詩紉義
故以秦之九原當之引漢元朔二年使蘇建收朔方城武帝詔有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之文爲漢世已以九
原爲太原之證案朔方在榆林塞外今廢綏陽縣北出石門障有光祿城乃古入匈奴大路吉甫逐獫狁或
出于此是太原之在九原似較王說爲尤近也

白旆央央

白旆毛傳云繼旆者央央鮮明貌正義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又釋箋曰九旆之物皆用絳則

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毛詩紉義謂據此說則經文原是帛字非白字左傳精

按旌旃社預注續後大赤取染草名也續釋文作舊字又通舊今藥中茅蒐也左傳之旻即此經之旆無緣得有白色釋文引經作旻字注云亦作旆旻與旆古今字也案旆與旻通其說良是旻自當作帛學者不能無疑然公羊疏引詩直作帛旆央央曹氏粹中亦云帛也自旆謂以絳帛爲旆則旆之用絳不用白初非一家之創說矣

薄言采芑 薄言采芑之芑集傳云苦采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蕒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案陸璣草木疏以芑爲似苦菜宋嘉祐本草謂之白芑王禎農書謂之石芑食療本草云白芑似蒿芑兼有白毛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載形狀與集傳同然以爲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李之所謂如即陸之所謂似也則芑與苦蕒明是二物蓋白芑苦芑蒿芑類同而小別俱宜生食故通可謂之生菜而白芑稍美遂得專其名耳陸疏本自分曉集傳合而一之誤矣

于此蓋敵 于此往此也毛傳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畚正義此三句釋地文蓄者災也孫炎云蓄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畚和也田野緩郭璞謂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蓄是也曹氏粹中謂曰蓄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畚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蓄畚言不勞力而可以享其成功也書大誥蔡傳云反土曰蓄與郭氏異案楊子方言亦作入地曰熾反草曰蓄反草之義自是古訓然大田詩俶載南畝鄭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蓄粟之蓄謂以利耜熾發地也則作反土于義亦通蓋耕之道必土反而後草反草既反則土之反可知不得謂作土反者爲非是惟此三句毛傳云宜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毛之意是以田之肥美由于耕治之有方喻新士之武勇由于教養之有素比體也如集傳說以爲因賦起興則是采芑民田乃當時實事矣三代節制之師恐未必其如此也

其車三千 其車三千毛公無傳鄭箋以爲羨卒盡起孔疏以爲出六遂及公邑王氏則以爲兼用侯國之兵朱子集傳云詩不過極言其盛未必實有此數蓋以古兵制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車者後是一車用士卒百人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以王國六軍用車千乘例之則十八軍非出師之常故疑之也陳氏啓源謂其車五千一語而三及之殆非虛張之說據春秋昭十三年晉治兵邲南甲車四千乘而蘧啓疆所言長設九百尙不在其中合而計之幾及五千乘况宣王成周盛天子三千之車詎足爲多乎以宣王時詩語多誇飾觀之說于情事爲近孔氏繼凍則據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謂兩之言

足爲多乎以宣王時詩語多誇飾觀之說于情事爲近孔氏繼凍則據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謂兩之言

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王六軍共七萬五千人以二十五人配一車適合三千之數此雖一家之創解而兩本由輻得名以之詰經亦足補諸家之所不逮矣

鈎膺條革

毛傳鈎膺樊纒也此樊纒二字釋馬膺之飾鈎膺猶云當胸文選東京賦云鈎膺玉環薛綜注鈎膺當胸玉環帶鞅以玉飾帶即樊鞅即膺也正義釋傳云鈎膺樊纒者以此言鈎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繫纒故曰鈎樊纒也毛詩細義謂如正義則此傳原云鈎膺鈎樊纒也今本脫一鈎字春官巾車職云金路鈎樊纒故毛引以為說鈎釋經中鈎字樊纒釋經中膺字若傳文無鈎字則經典言繫纒者多矣孔何以知毛必引金路為說乎案此據周禮與孔疏參驗之謂今傳文脫一鈎字足補疏家之缺條纒也段氏毛詩訓故傳作攸革集傳以為轡首謂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說與孔疏條纒以皮為之故傳云皮革之文義亦微別

約軼錯衡

約軼錯衡毛傳軼長轂之軼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孔疏引說文軼長轂也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出車是為長轂朱子集傳約訓束軼轂也謂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此約傳疏之旨以為說也案說文軼下云長轂之軼也以朱約之從車氏聲軼下云軼或从革正用毛氏古文又廣雅云軼轂策也玉篇軼轂飾孔引說文刪去之軼二字則是無策飾之轂未為得也錯正義訓雜云錯物在衡是有文飾其文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或據爾雅錯革鳥曰旗條孔疏引孫炎鄭志皆以錯為畫說文文字下云錯畫也謂許以錯訓文毛以文訓錯皆謂畫耳不則必有物以飾之也此說亦通可存之以備一解

東有甫草

毛傳甫大也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釋文甫讀如字鄭音圃謂圃田鄭藪也朱傳亦以甫為即圃田澤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嚴氏詩緝聽下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甫田舊古編云圃田澤在今開封中牟縣西北七十里敖山在今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以見其所在耳案劉向尤歎覽芷圃之蟲蟲王逸注引詩東有圃草班孟堅東都賦豐圃草以毓戰李善注引韓詩東有圃草馬融傳廣成頌詩詠圃草章懷太子注亦引韓詩是圃之為圃本出韓詩康成初通韓詩又馬融高弟則此箋始本韓義非破字也又周語藪有圃草注訓圃為大云茂大之草韓詩薛君

章句訓圃為博博亦茂大之意可見古甫圃字通鄭雖從韓作圃其大字之訓當亦如毛傳也

擲獸于敖 敖毛傳云地名集傳謂近彙陽呂伯恭以為山名謂即左傳晉師救鄭在敖郟之間士季設七覆

于敖前者是也擲獸于敖輔氏廣云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擲案水經注濟水篇引作薄狩

東京賦及後漢安帝紀注引詩並同徐堅初學記又引作擲狩惠定宇九經古義謂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

田獵擲獸也引何休公羊注狩猶獸也淮南覽冥訓較蟲死高誘注蟲獸也漢石門頌慈慈獵狩塹壽云義

作斃獸以為擲狩即擲獸之證段氏玉裁則以為經文本作薄狩釋文擲獸音博舊音傳乃為鄭箋作音義

非釋經也今初學記作擲狩淺人所改耳以徐氏用大蒐對此二字觀之必作薄狩方配若作擲字則輕重

不倫是惠氏猶未悟作擲者之亦非經本文也

射夫既同二句 集傳以此章為既會同而田獵之事射夫謂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豔謂積禽也使

諸侯之人助而擧之言獲多也鄭箋則以為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孔疏亦謂田無射禮惟既獵乃

有班餘射獲陳氏啓源云此章文義定是專言射禮諸侯為射而集故直目為射天決拾弓矢皆射具故言

之特詳田獵雖不廢射然所主不在此遽以射夫目諸侯非名也助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射故

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殺獲尚布散原野未可言積也案此主舊說以射為澤宮之射義較有憑第以經文

觀之上章言會同下章方言射獵則此章備述射且是為舍矢發端助我舉柴亦是將然之詞言射夫既同

將以助我而舉積禽云爾若作射于澤宮時說于柴字則順矣助字舉字義將安歸然則集傳之不從箋說

非不知有班餘之典也

徒御不驚二句 徒步卒御車御也驚毛傳作警不警謂警也不盈謂盈也鄭箋以為反其言而美之孔疏申

之謂徒行者與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豈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朱子集傳驚

訓如軍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

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獻禽不獻擇取三等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次殺以為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

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又曰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于衆而有法耳

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集傳此訓實較毛鄭為長以驚為警能警戒固見敬事而盈庖終是極欲不若

依經直訓之為安矣然集傳既出新義而猶兼存舊說則大約不欲盡掩前人之虛衷也